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十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為利
四象以九成遂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
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
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

二十有一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
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
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
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鯨氏剛大曰此用字妙用之用如所謂冲漠無
朕萬象森然已具也○此篇論陰陽動靜之理

偶得吟

日為萬象精人為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
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和平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
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
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鯨氏剛大曰此言
光陰之易過也蹢躅黃

小群唐食貨志云人始
生為黃四歲為小毛髮忽已答願言媚學予共

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

哉畏迷為舜跡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
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
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雁賦剛大曰行
則為類所異者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晞顏亦顏
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彷徨驅馬日云
遠誰謂阻且長未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
間雕鐫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
遊異趣均占羊雁氏剛大曰挾簡策以讀書志在圖
志趣雖不同均為失其所守言滅殺我懶心意衰撫
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

惓勤梯航雁氏剛大曰天理高芒芒定何求所得安
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
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予言狂雁氏剛大曰此篇論
向方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疾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
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休
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
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木極眼底無金牛
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

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颭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
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不察體用豈周流
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輒勉哉其無敦逸矣追前修

熊氏剛大曰此篇述朋友相得之情

感興二十首

朱子

昆侖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皇羲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地陰陽寒暑運行之氣有理融貫其間以為之主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聵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陰陽一大極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人心出入之機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厚味分采頤熊氏剛大曰采垂貌妍姿坐傾國崩奔

不自悟馳騫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

祈招詩徐方御宸極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人心陷溺之過所舉穆天子之事特借此

以喻入心之馳騫流蕩若不知止則心失主宰而物欲反據而為之主矣此六經之比也

涇水之舟膠合以進至中流而膠液遂沉沒於楚江焉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

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

陪反袂空漣而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玉章久矣

喪何復嗟嘆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

厚無乃迷先幾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周室君臣之失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

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

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大奮躍鳳雛亦飛翔

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益更張世無響連子千載徒悲傷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漢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魏而尊蜀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集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

淫毒穢宸極肩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唐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武后而尊唐

朱光遍炎宇微陰耿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
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始乃陰之始復乃陽之始

微月墜西嶺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
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上有常居仰瞻獨煌煌

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之北極則人心之太極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荷歎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法在平敬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爰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頽然千古在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易首乾坤庖羲畫此以示後世君子端体乾坤以進德

太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詁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何如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六經散失已久千載之下惟有程伊川能繼孔子六經之絕學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

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素領

丹青者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顏曾思孟傳孔子之道亦惟能潛其心又重嘆後人之不能

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未若林君子幽探萬化原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異端詞章之學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啟玄命祕竊當生死關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初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仙學之失

西方論綠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

顧瞻指心姓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

號空不踐實躡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佛學之非

聖人司教化醫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序既昭陳人文亦塞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

群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為哉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大學之教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當於本者加意故設學教育惟以天理

人倫為重又藝之間特餘力游意云耳後世於末者用工故設學教育惟以文詞葩藻為尚天理人倫曾

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度恭退息常端莊
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靡誕時行必安詳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小學之教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慾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牛山之木形容存仁義之心所當保養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嗽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

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道不言聖人無言後世多言之弊

酬南軒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
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
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慾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
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其無斃此語期相敦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大極之理萬化自出

觀物二首

魯齋許氏

物產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
善善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喻此意自當心乾乾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
智者識幾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聞見累

律

復卦詩

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陰利於坤陽萌於復坤復中間為無極天之心尚未變動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為時
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興出用小事兒

為善吟

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
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閑吟

忽勿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
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

心爽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斷喪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本端彼有術及物豈無因
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
入井倉皇際牽牛穀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
可欲非由外惟聽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
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回波

秋日

程子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
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
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熊氏剛大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
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為詩豪乘
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熊氏剛大
容堯夫居貧樂道雖混世處塵俗而至德之容自使人畏

和堯夫首尾吟

足畏
鄉人

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
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
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
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
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龍氏剛大
觀物達理泰然自處是
非榮辱不足為吾累

天意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

絕利
一源

室絕利須求在一源未契分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
何言龍氏剛大曰此乃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
止在淵龍氏剛大曰此篇言天道自然人當
絕利慾之心以求造聖人之極致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
遍却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
名山龍氏剛大曰此言欲先能了盡世間事
求象理當求之此心欲先能了盡世間事
即三綱五常然後方出世間人生天地間只有百
四端萬善也
年必須發已以求至
貴而為出世人之事

觀易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
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熊氏剛大曰
人於心上起經綸熊氏剛大曰天人焉有兩
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久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天以
之理則一當一熊氏剛大曰充而廣之熊氏剛大曰

觀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子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
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
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熊氏剛大曰
宮乾一兌二則二十宮也離三震四合三與四則為七
則以三乘七十宮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則為十一以

十乘十一則二十一宮也艮七坤八合七與八則十
五以二十乘十五則三十宮也○三十六宮此
就先夫入卦圖看以八卦圖言之乾三畫坤六畫
則數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則數十五也巽離兌各四
畫則數十二也合之為三十六
此篇言如復陰陽及八卦之數

首尾吟三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
髮鬢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
得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熊氏剛大曰
物形容本體清明熊氏剛大曰纖毫人慾不能惑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為須涉
迹人能知正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

人間有丈夫

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蘇氏剛大
凡事不可強為當知所止况吾身自有寬
平田地天下亦有平坦路岐正不消如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者衣冠為士
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回人間浪
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蘇氏剛大
其平生脩身窮理所見高
所處泰不為物慾昏其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曾中羨物肯自
銜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
能居直從字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
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
為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為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
上自無冰炭到曾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
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次下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

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
處生莫問無窮巷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宮牆蕪波幾經年祇有寒煙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
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
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鸞

蒼蒼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邵子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以
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
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熳

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
者入深言

絕句

書春陵閉扉

周子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清溫之德蓋月到
梧桐天光瑩也風來楊柳天氣溫也必聖人德性昭
融方足語此故未復云
此景共誰言厥有旨哉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本体清明人慾淨盡蓋月到天心則雲霧盡掃風來水面則波濤不興此正人慾淨盡天理流行時也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安分知幾乃是出入之事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上天之道只是人心之理

感事吟

茅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善根難培惡習難克因循在薛老將至矣堯夫詠此以警後學也

至靈吟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偶成

程子

雲淡風輕近午天

熊氏剛大曰此正陽明勝陰濁消之時也傍花隨柳過

前川

熊氏剛大曰取其生時人不識子心樂將謂偷

閑學少年

容陽勝陰消生意春融

謝王侁寄丹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

否熊氏剛大曰此用時還解壽斯民熊氏剛大曰此

丹能壽世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的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肉

外却因分別更迷真

恍惚吟

邵子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

景安得功夫入語言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脩誠明本屬吾家

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莫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書永簾垂

地熊氏剛大曰此可見其天庭院無風花自飛熊氏剛大曰

理流行從容
洒落氣象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熊氏剛大曰猶入之新卷新心暗

已隨熊氏剛大曰猶入之心之義理無窮方其願學新

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

窮細玩此四句上兩句是狀物下兩句是體物新心

養新德尊德性功夫也新葉起新知道問學功夫也

橫渠先生觀物性之生生不窮以明義理之

源源無盡學者當深味之毋徒以詩句規也

和陳營中了齋自警言五首 龜山楊氏

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

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馬軼自應由砥

道徑蹊無處問歸愚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日金牛無前

繫驂然投刃用方安

聖門事業學須彊俚耳從來笑折楊詭遇得禽非我

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

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在如何今朝試揭孤蓬

看依舊青山綠樹多熊氏剛大曰此篇形容谷人終天

詠開窓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熊氏剛大曰此篇詠

克己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詩為有源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閔曉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

問一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剝剝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

的却是瞿曇有兩心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擾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章編絕處尋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為謝三首

此道知君著意深不嫌枯淡苦難禁更須涵養鑽研

力彊矯無忘此日心
克已功夫日用間知君此意久
晞顏摘文安意輸朋
益何似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城百里春更慚謙論極
諄諄願言勉盡精微
蘊風俗期君使再淳

送林熙之
一首

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
聖言妙蘊無窮意涵泳從容只自知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
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春日偶成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屨去登臨
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

高臺巨榜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
浩氣擴充無內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而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文

贊

原象贊

朱子

本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迺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陰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且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上曰乾奇奇而耦允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成卦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丁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

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爻
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十純六爻
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巽離兌女離南坎北
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
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畫
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贊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既開
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
教之卜筮以斷可不只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

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茲
穆穆文王身蒙太難安王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
繫此彖辭爻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
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
如日之中爻暨未流淫于術數樓句成欺黃裳亦誤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羣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
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
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
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
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

既微且陋，鑽仰沒身矣。測奚究匪，豈滋荒匪，識滋陋。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贊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扚，初扚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扚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一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入，姤喜來復。

稽類贊

八卦之象說卦已全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

象以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
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
電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
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
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
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身變謹此為則

敬學贊 以上易五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
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
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
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衷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
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
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與古宏綱星陳極拱
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
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

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闢然
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歛藏方寸包括無垠
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
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閑閑仰止義圖稽經協傳
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義贊

南軒張氏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
維以生生群物是資一以曰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
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
脉絡貫通局其保之曰乾久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
養而無害敬立義集是為復亨出入無疾

心經贊

西山真氏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
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懼惟慾易流是之謂危
須臾或放衆愚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
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
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
相為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
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闢邪存誠曰忿曰慾
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羣漏雖隱寧使有愧

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
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
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
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
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歛之方寸
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壁
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
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
明憲斐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箴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日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主山箴

南軒張氏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
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
驗厥操捨乃知出入身爲其敬妙在至一身爲其一
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
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
聖賢可則

勿齋箴

西山真氏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
日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
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爲禮是由

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
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
一字其機機牙既幹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
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
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錡颯馳孰敢王命
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
所王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醅化醴醇
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
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入合天曰天與人
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為物誘性逐情移
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入斯
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入我顧物之抑何弗仁
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
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曰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
人十已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
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天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
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
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
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四時之夜而夜乃一
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閒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
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
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簟之上使慢易非辟得
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
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

書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砥常凜凜而悚恫

理一箴

臨川吳氏

或問予天子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凝理實主是無聲無臭於穆不已天之爲天斯其爲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肇曰帝以其功用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天以此理位上爲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已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三天地人物萬殊一實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真至誠不息絳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入有身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聖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形肖而三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

畏天伊何無終日違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
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
敬而謹獨莫見莫顯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
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矢者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
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曷爲其然形氣之稟
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
全體貫通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
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黜不肖也
其清其美則爲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
純粹靈明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爲聖人至誠無妄
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
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
四而實一窮且今古四者之內物爲最賤天地與人
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贊下其物爲
上智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
人自爲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困知可賢聖可學能
柰何爲人不求踐形理在兩間二本殊分散爲百行
別爲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
萬事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
心爲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

真

理一曰實心上曰欽

銘

東銘

張子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繆逃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入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
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
出汝者長教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顏樂亭銘

程子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
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
萬世心自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
井湮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
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
井濶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其載落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示村予度千載之止顏惟孔樂百世之下
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
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克已銘

藍田呂氏

性理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
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太人在誠心見帝則
初無不驕作我蠱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
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
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瘠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睎之則是

敬恕齋銘

朱子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
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歛焉厥躬于墮于美
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鄰無亦無天罔時怨恫
為仁之功且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入而已為己之學
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燁燁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維是一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

齋此齋何有有圖有書

厥齋伊何衣冠進趨夜思

不容詢謀度絕今不為

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鑄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
非誠曷有非敬曷有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
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日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示之曰義曰仁雖義與仁

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汚卑
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襲天之明慢人之紀其此下流
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
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日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日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予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
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冀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
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
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
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今玩心神明蛻污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今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已之私復天理今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今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
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違息
察地之勢亦厚于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
厥昔昭然卦之有象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

曷不自來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
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奇適有崇茲山潤澤所鍾
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丁勻終則萬里間奚以然
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
維行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培其體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一致
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揚名齊扉
日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三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

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陵外而制事曰方是宜
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
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
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
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惑
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主師保是詢丹書有訓
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闢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
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小差抵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穰

克齋銘

南軒張氏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
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為匪我之自
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謀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
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
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
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
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
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兢不絀允蹈彛則靡息

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為仁
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
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
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
統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
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
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
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平未德嗟爾君子

敬之敬之用方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一士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諭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

順徠其中而以自考我觀文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于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侯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已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于爾強慝靡誅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于齋

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二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欠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敬銘

臨川吳氏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慎恐懼

兢業戰栗如見大廟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修身者悉把握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豈弟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繼遐蹤卓彼先覺無分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泯若圭角春然心骨如玉之潤如酒之醲醉百空背

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
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類其垢
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黑齒雖汚漱之則即
無面雖垢類之則即不體雖黑其形浴之則瑩然如
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汚其汚也實自吾面本無垢
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黑也實自成齒
本白而我自汚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
本白而我自黑誰之慝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

一旦類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
玉盞白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馬澡雪舊染維新而
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已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
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汚介然自守如此是
謂守已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
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友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
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
女之女為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

武人然

自修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
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
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為仁義禮智之道若何
而為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為耳目鼻口手足
四支之則若何而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
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
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
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
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
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頌軀色能傾國紛見樓子
食色乃得將終將獲不亦大感必也謀道必也好德
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為欲流
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惟慎其獨
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耽於情悅目食無求飽
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感不然是人其天
貪淫蠱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耻
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今其戒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是能爲子苟弟於兄是能爲弟能爲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爲至然其爲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卽所謂知節斯二者卽所謂禮實有二者卽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不離斯二者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爲周遍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爲耳嗚呼仁義爲之由已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已私既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但加裁抑固不猖獗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或敵在內毆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禍貽猶在守備一疎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區區固守敵敢力鬪一日克已隨卽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旣已芟夷復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無復蠹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爲學亦然其可弗力以士希賢顏真準的力到功深

優入聖域

賦

拙賦

周子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白鹿洞賦

朱子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畫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粵父孟之既望風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鶩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頽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

士始變塾而為庠儼不冠而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在叔季之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逸册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善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逮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以肯堂而詒孫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既啟予以堂壇友又訂予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闕我聖之宏撫亦既震手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慮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山蔥蘢而遠舍水

汨澆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恙異世而同符偉章甫
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顛眺之為娛實宮墻之可
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續矧道體之無窮又
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關於時君曰明
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借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
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亂曰澗水觸石
鏘鳴瓊兮山木葦蔀枝相樛兮彼藏以修息且游兮
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有繼
兮我將焉求兮

遂初堂賦

皇降衷于下民今粵惟其常猗歟穆而難名今維生
之良翕衆美而具存今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
今豈外鑠繫中藏年燁燁而寔長今紛事物之交相
非元聖之生知今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兮
橫流始夫濫觴感以動今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旣志
帥之莫御氣決驟以翔翔六情放而曷禦百骸弛而
莫強自青陽而逆旅暨黃髮以茫茫僮僕然於中道
盍反求於厥初厥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
我惻隱之拳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太體之權輿如寐
而聰如迷而途知睨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

予既知其然今予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今
惟不息以終之予視今母流予聽今母從予言今母
易予動今以躬惟日反今于理茲日新今不窮逮竟
實而輝光信天資而本同極存神而過化百萬古而
常通嗚呼此義文之所謂復而顏氏之所謂為萬世
道學之宗歟

太極賦

黃潛

厥初馮翼以曹閣今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于中立
今配天地以為入曩既學而有志今紛遑遑其求索
曰道不可名今孰無徵而有獲繫皇義之神聖今感

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今何有畫而無書豈至
道之玄遠今非名言之可摹藍尼丘之降神今廓人
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今啟羣昏之罔象指道妙
於難名今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今非虛無與惚
恍高下以位今天尊地卑燥濕以類今五行順施南
乾北坤今西坎東離物錯綜今殊鉅細與妍蚩孰主
張是今茲一本之所為歷兩都而江左今胡論說之
紛靡豈清言之弗美今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今
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布以為圖今開盲聾於千億謂
斯道之匪他今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今茲

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墻垣為戶牖析同
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兮聖終
不可使黜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語言於不朽昔聖門
之多賢兮纒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有觀
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疇敢
索其聲於宵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而上
達兮柄聖謨之洋洋嗟諸生之習賢兮方鈎深而摘隱
探賜也之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於繫影兮
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
誠之遺訓兮矢顛沛而弗諉庶反觀而有得兮明萬
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萬曆癸卯年
仲春月梓行



